



说到苏州，很多人都会觉得这是一座极其温软的城市。在江苏，乃至全国，可能都找不到这样一座城市，软到能入梦，温到想倒牙。

历史上，苏州是高人雅士隐居的胜地，太湖岛屿、古城、古镇上都被建起了别致的园林，疏朗有致、花木丛生、移步换景、昆曲声声，很多人都在这里学会了关起门来过自己的日子。苏州人就是这样悠悠地过着自己的日子，似乎外界的尘世与自己无关。就算是外地人来到苏州后，吃面、喝茶、游园、穿巷子走弄堂，闲观流水潺潺，谁家别院看个半天，时间也不禁慢了下來，时光也开始柔软起来。

懵懂间，很多人都在思考一个纠结的问题：苏州，难道天生就没有血性和雄风吗？它的肃杀哪里去了呢？

其实，苏州也曾血性十足过，这里曾经民风彪悍，吴俗“好用剑轻死”；军事家孙子就成名在这里；春秋时期，三大刺客有两人出自这里；现今出土的春秋金剑皆出自这里，干将、莫邪是这里的铸剑代表；项羽和叔叔项梁起兵就在苏州，麾下精兵八千，全部来自于这里。

这样一个充满杀气，甚至曾经霸气十足的东南重地，为何在历史的长河里逐渐变了，并且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，彻底颠覆和改变了苏州人的性格，这中间到底发生过什么？

□本版主笔 孟汝程



越霸王曾带领八千吴子弟成就霸业

# 温软的苏州人 当年的“血性”

## 》性格变迁史

**断发文身：**  
苏州本是衣不蔽体的荆蛮之地

苏州最不缺的就是水。最早的时候，大海的水冲击到这里，一片泽国，后来海水退去，露出了网状的地面，呈现了今天的江南水乡。

那时候，苏州还是荆蛮之地，人皆“断发文身”。传说吴人断发即为避免被水中蛟龙擒去，文身也是一种吉祥的图腾表示，甚至还有说是“早年群婚情况下有效防止乱伦的一种措施”。

直到有一天，从遥远的西部来了两个贵人。周王子泰伯和仲雍来了。泰伯奔吴的典故已经深入人心，尽管有那样和那样的质疑，但人们还是相信，这是一个关于美德和仁爱的纪实性故事。泰伯让出王位，来到当时还是蛮荒之地的江南。

泰伯和仲雍生而达地区帝王之家，农业、渔业、服饰、礼仪、政治等已经日渐成熟了，但他们深知，非

要改变这样一片蛮夷之地，非要打成一片不可。这，本身就是一种文明理念。他们脱去了华服，丢掉王子的架子，断发文身，与吴人混在一起。要知道，在周人看来，只有遭遇刑罚的人才断发文身。就这样，泰伯和仲雍赢得了吴人的信任，他们开始逐步教授吴人种植稻桑麻、养殖渔业、疏通水利，架桥修路，吴人渐渐穿上不同式样的服饰，礼仪也渐渐丰腴起来。

从古代苏州的角度看，这应该是一次外来文明的伟大输入。泰伯被拥戴为首领，建立了“勾吴”，苏州地名“吴”即渊源于此。但真正让吴国走向强盛，却是到了泰伯的十九世孙寿梦。据说他才是第一任吴国国王。

吴王寿梦有四子，依次为：诸樊、余祭、余昧、季札。本来王位是给季札的，他资能不受，反倒出游列国去了。于是哥哥们轮流坐庄，等他回来。到老三余昧死前，由于季札仍不接受王位，他把王位传给了儿子王僚。诸樊之子公子光不干了，怎么算也得是长子的儿子上位，于是他起了反心。这时，正好来了一个很猛烈的“外援”。

### 吴国凶猛那些年：

#### 两大刺客守城门

这个外援就是满身仇恨、一夜白发的伍子胥。就是他同公子光一起导演出刺杀大戏：专诸刺王僚，留下了千古扬名的《鱼肠剑》。公子光就成为了最具霸主气质的吴王阖闾。

阖闾上位后，在笼络军事家孙武，并将伍子胥同乞丐捉到治国治军的宰相的同时，仍不忘寻找刺客。无锡人要离生得身材瘦小、仅五尺余，腰围一束，形容丑陋，仅以织网捕鱼为生，但此人非常勇猛，且剑术出众。鉴于王僚的儿子庆忌逃离他国，蓄意反攻，伍子胥就推荐要离完成了刺杀庆忌的使命。

后来，阖闾和伍子胥建造苏州大城时，据说将专诸墓放在了阊门，将要离墓放在了胥门，既是对两位侠义刺客的褒扬，更是对他们勇武遗风的继续传承。而伍子胥、孙武作为军事家的才能不用多言，

单靠差点攻灭楚国的武功就足以震慑历史。从史料看，孙武与伍子胥组成“黄金搭档”共同辅佐吴王，南征北战，打赢了不少战争。公元前506年冬，吴国以孙武、伍子胥为将，出兵伐楚。据说当时吴国以三万兵力对阵楚国二十万大军，五战五胜，直捣楚国首都。战后，楚国元气大伤，而吴国声威则大振，成为春秋五霸之一。吴国不仅成为南方的强国，而且北方的齐、晋等大国也畏惧吴国。

《左传》记载，公元前485年，吴国北伐齐国，当时阖闾之子吴王夫差派徐承率领水军，从海上远征，海陆协同作战，可谓是中国海军史最久远浓重的一笔。

南宋范成大记录说，吴人自古“好用剑轻死”，吴地过去农历五月五日这一天都要进行尚武流风的“斗力之戏”。尽管苏州人常将“吴”读作“鱼”，无意中透露出水乡人的生活特点，但当年“吴”字绝对是春秋时期兵器的最大牌注册商标，宝剑有“吴冶”，“吴干”，盔甲有“吴甲”，兵器有“吴戈”“吴钩”等，可谓将中国的冷兵器制造提升到一定高度，据说今日的医学柳叶刀就源于久负盛名的“吴钩”。

### 性格转折点：

#### 被鄙为“蛮夷”而广开国门吸收中原文明

当然，武器装备完备，吴文化本就是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融合的产物，这一“杂交文化”的特点就是开放度高，能够迅速吸收外来文明，并为自己所用。

据说从寿梦这一代吴王开始，就不再闭关锁国了，他曾与幼子季札出访中原。寿梦接触了晋、赵国文化，尤其是看了鲁国的礼仪后，顿时对本国文化的缺失感觉自卑，鲁国以“蛮夷”相鄙称，使得吴王决意发展自己的文化，在打败了楚国后，寿梦及时出访会见了中原十二国诸侯，从此广开国门，促进交流，吸收华夏文化。

到了夫差北游中原时，吴语方言已经形成，也正是这一语系，彻底颠覆了人们对于苏州人的性格认知。或许，正是长期的文化自卑性，在打败越国后，面对越国国君投降并俯首称臣，由此打动了夫差，一时“温软”答应了降阵，直接导致了亡国。吴灭亡后，一直沉寂，直到秦朝时，这里成为了郡制，一位异地逃犯再次开启了吴地的崇武之风。他就是未来的西楚霸王项羽。

项羽是今宿迁人，他在家乡杀了人，逃到苏州，一直想着谋反。或许正是看中了这里民风彪悍，他选的八千子弟兵几乎都是吴人，后来跟着他一路征战，终成霸业。在他被刘邦打败时，还想着这八千子弟的忠诚和勇敢，觉得无颜面见他们的家人（江东父老），于是自尽。

### 血性的消失：

#### 从汉开始，彪悍的吴人渐渐失去反抗力

刘邦当政后，虽忌于吴地的民

# “杀气”去哪儿了?

## 》温软性格描述

**特征：**  
吃住极讲究，金圣叹临终遗言也谈吃

元朝的时候，马可波罗来到苏州，除了留下了“东方威尼斯”的赞誉外，还有这样一段评论：“民性善良怯弱，他们只从事工商业，在这方面，的确显得能干。如果他们的勇敢和他们的机智一样优越，就凭他们众多的人口，不仅可以征服全省，而且还可以放眼图谋更远的地方。”

正是从汉朝开始，吴人开始转向崇文秉性。公元前141年，汉武帝刘彻登基，当时会稽都送来100多文士前来参政，东方朔就是作为苏州名士去的，他家在山东，但长期在苏州教学。

从西汉的苏州朱买臣读书台到梁昭明太子读书台，吴地出类拔萃的读书人如雨后春笋。到了西晋还出了个大司马张翰，这个苏州人是个恋家的典型，一日秋风起，让他思念故乡蔬菜、莼羹、鲈鱼脍，觉得千里迢迢为官，不如回家享用好菜适意，遂弃官回乡。虽说这故事带点演绎的成分，但很多人都把他当成苏州人性格的代表之一。

所以在南朝动荡时，于悦、陆绩、宋子仙、侯子荣各派民兵对苏州进行四次抢掠，昔日彪悍的吴人已经几乎没有什么反抗力。

### 温软性格形成：

#### 七代三百年，吴人老死不见兵革

其实，“苏派军事”在三国时也曾出现过一个小高潮。看看东吴孙权手下的将领，苏州人陆逊帮他平山越暴动，讨平鄱阳暴乱，巧夺荆州、火烧刘备七百里联军，一次次挽东吴于将倾。他的出现给世人展现了苏州人最后的武略风流，他死后，儿子陆抗继续掌管东吴军权，资料显示，“吴政权中，吴县陆家出过两位丞相、五名侯爵、十几位将军”。当时，由于当朝吴人众多，吴依软语成为了官话。

有人说，随着陆逊的病逝，既是象征了东吴的衰落，对于整个的苏州历史，也可以认为是武功时代的悄然落幕。经济、文化的繁荣，必然改变苏州人的性格特质。尤其是大运河的开通，直接将苏州置于“经济南都”的当红地位。在运输主要依靠水路交通的情况下，这是一条现金流满满的黄金水道，连带着苏州的房价也跟着升值。

唐高祖武德四年，吴郡被正式改为苏州。隋朝时“科举”初露端倪，到了唐朝时彻底放开了，当仕途向读书人敞开大门时，不关乎门第，不关乎战功，苏州文风一下子打开了，教育得到了空前的发展。

从五代十国之后，苏州进入了很长一段太平世界，有诗说“七代三百年，吴人老死不见兵革”，此说有些夸张了，但太平盛世下，苏州人安心读书修行，兴修水利，建造园林，甚至还抢修了文物建筑，比如虎丘塔。到了宋朝，苏州迎来人文的盛世。名冠天下的苏州人范仲淹深受皇帝重用，开启了“吴地重教”的风气。范仲淹还遍邀名师前来施教，苏州籍进士人数迭创新高，直到清末，苏州的状元仍是有名的“地方特产”。

有趣的是，在才子层出不穷、“自古姑苏出美女”的说法也流行开了。



苏州园林一角

# “杀气”去哪儿了?

## 特征：

**说话像唱歌，吵架像唱戏**

陆文夫撰文说：“苏州人之所以被女性化，我认为其诱因是语言，是那要命的吴依软语。吴依软语出自文静、高雅的女士之口，确实是优美柔和、婉转动听。我曾陪一位美国作家参观苏州刺绣厂，由刺绣名家朱凤女士讲解。朱凤女士生得优美高雅，讲一口地道的吴依软语，那位美国作家不要翻译了，专门听她讲话。我有点奇怪，问道，你听得懂？他笑了，说他不是在听介绍，而是在听音乐，说朱凤女士的讲话likemusical，像美妙的乐章。”

的确，吴语听起来极具乐趣，昆曲已经进入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，评弹也进入了国家级非遗名录，有人分析，吴语有完整的语音系统，声母分清浊，音素有50多个，声调在7个以上。

但让男人说吴语就有点“吃亏”了，尤其是已经变得文雅的苏州男人。陆文夫就说：“可是，吴依软语由男人来讲就有点‘娘娘腔’了……已故的苏州幽默大师张幻尔，他说起来还要滑稽，说北方人吵架要动动手时，便高喊‘给你

两个耳光！’苏州人吵架要动动手时，却说‘阿要拨依两记耳光（音：ni guang）啫啫？’实在是很有礼貌，动手之前还要先征求意见：‘要不要给你两个耳光？’两个耳光大概也不太重，‘啫啫’有尝尝味道的意思。”

有人曾深有感慨地说：“会打架的苏州男人比较少，你在苏州一天，可能都找不到一个。”民间常常流行这样一个说法，看苏州人吵架是最没有意思的，吵个半天，嗓门都很大，但就是打不起来。但围观的却是里三层外三层，不喊反赠，这又是为什么呢？苏州话叫“轧闹猛”，可能是苏州话太好听了，就算是吵架都有韵律和节奏，听起来像是一出精心排练的戏目。

### 特征：

#### 柔中带刚，柔软的苏州人很能随机应变

“你最近在做啥？”“没啥、瞎爬爬。”这是一对苏州老街坊的对话。陆文夫起了兴趣撰文分析：“瞎爬爬”是谦词，意即胡乱做点事情，爬不是奔，速度可能不快，可却细致、踏实、永不停息，是一种“韧性的战斗”。苏州人细致而有耐性的特性，用不着调查了解，只要看一下苏州的刺绣、丝绸、游览过苏州的园林后便可得出结论，如果没有那些心灵手巧、耐心细致的苏州人，就不可能有如此精美的绣品和精致的园林。

“那心态、习性和生活的方式中，都显露出一种女性的细致、温和、柔韧的特点，此种特点是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形成的。吴文化是水文化，是稻米文化；水是柔和的，稻米是高产的，在温和的气候条件下，那肥沃的土地上一年四季都有产出，高产和精耕相连。一年四季有收获，就等那一年四季不停息，那劳动是持续不断的，是有韧性的，这就养成了苏州人的耐心、细致，有头有尾。（陆文夫语）”苏州人也正是靠着温和和耐力赢得了“外宾天堂”美誉。

操着吴依软语的苏州人并没有势利兼收并取，没有忽视开放的姿态，而且固执地一次次走在热闹头。晚明宦官当道时，远离京城的苏州人反抗得最为激烈，婉约的苏州人在大明史上留下了响当当的“五人墓”，大功告成后，他们依旧就着山色、夕阳喝茶，听评弹。改革开放后，他们依旧超前，乡镇企业、苏南模式、外资高地。报告文学作家苏州人何建明说：铸剑与丝织，这一硬一软，成就了吴国的霸业；钢的坚硬与水的柔性，是苏州人的性格，是苏州昨天和今天的全部内涵所外溢的最简单而形象的表达形态。

原来崇武和崇文并不矛盾，历史的境遇下，吴地人总是能够应时而变。唯一不变的是他们的生活理念：阖闾城碧梧秋草，乌鸦桥红带夕阳。处处楼前飘管吹，家家门帘泊白航（白居易）。有这样的家，还能去哪里呢？还不确定邀朋唤友来自白相呢？



苏州园林一角



## 》苏州方言特色

### 越人吴语偏铿锵 苏州吴语更“软”

吴语系尽管覆盖了长三角一带，但越人（浙江一带）的吴语与苏州人吴语就不同，苏州话是浓浓的吴语，细声柔美，好礼善乐，而越语则多铿锵。《左传》、《吴越春秋》说越音多“善野音”，不理睬中原礼乐，偏“刚性”。

民谣说“宁与苏州人吵架，不与某地人答话”。这句话说的还是苏州话好听。好听必定形象。譬如对于颜色的说法，都是叠词：蜡蜡黄（黄）、旭旭红（红）、碧碧绿（绿）、生生青（青）、墨墨黑（黑）等。

还有一个特点是精确，比如说数字二百二十二（谐音：两百廿倪），三个不同位置的“二”读法都不同，据说这是所有方言中最为精确的。当然，苏州人说吴语也是带着包容心的，一桌四个人，只要有一个是外地人，其他三个苏州人就会不约而同说普通话。

再试举几例：门腔（舌头），迷雾（雾），辰光（时候），眼乌珠（眼珠子快掉出来），拆家牌（捣坏家产的人），头骷佬（脑袋），洋泾浜（两种方言一起讲，又讲得很烂），轧朋友（谈恋爱），新掘马裤三日响（虎头蛇尾）。或许苏州话非常神秘和形象，胡适也提到：“南方文学中自晚明以来昆曲与小说中常常用苏州土话，其中很有绝精彩描写。”他举《海上花列传》中的一段作个例：

双玉近前，与淑人并坐床沿，双玉略欠身，两手都搭着淑人左右肩膀……脸对脸问道：“佢七月里来里一笠园，也像故做实概样式一淘坐来浪说个闲话，耐阿记得？”假如我们把双玉的话都改成官话：“我们七月里在一笠园，也像现在这样子坐在一块说的话，你记得吗？”意思固然一毫不错，神气却减少多了——



苏州园林一角